



航母之旅

李钊

《向海洋进发·中国航母科学绘本》(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,2021年10月),是一套由军事权威机构策划,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的知名专家审定的青少年国防科普读物,分为《这就是航母》《舰长的一天》《出发!去巡航》三册,聚焦中国海军航母舰队的真实场景,以精心绘制的立体式图画和深入浅出的趣味性语言,陪孩子层层揭开航母编队的神秘面纱,经历舰长和舰员在航母上的工作与生活,进行一场激动人心的双航母巡航。

如果说与祖国息息相关的科学故事,是孩子看向世界的一扇窗户,那么像《向海洋进发·中国航母科学绘本》这样的优质科学绘本,则是这扇窗户上的玻璃,只要擦得足够明亮,哪怕不能亲临现场,也能让孩子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科学的脉动。《这就是航母》中,孩子可以通过“山东舰”的自述,知道航母的“大脑”——舰岛的构造,航母的“耳朵”——雷达和“眼睛”——通信设备是怎样发挥作用,航母最重要的舰载战斗机、辅助航母作战的自卫

汽车在成巴高速上行驶两小时后,我们来到中江县城。瞻仰“黄继光纪念馆”。

我们来到纪念馆门前。放眼望去,这是一座民居式仿古园林。从“概况介绍”得知,1962年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“特级英雄黄继光”烈士,中江县人民政府在城关下南街古文庙修建了“黄继光纪念馆”,1985年迁建至此,1987年对外开放,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、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跨进纪念馆大门,迎面是层层递升的三层平台,拔地15米的高层平台上挺立着黄继光扑向敌人机枪口一刹那的英姿雕像,伟大战士的瞬间壮举定格成了人们永恒的纪念。塑像宽

瞻仰

魏奎德

35米,高9米,两侧分别镶嵌着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的模型,基座凿刻着邓小平题写的“特级英雄黄继光”7个金光闪闪的行书大字。塑像背后,宽大的石岩照壁上镌刻着中朝友好协会会长郭沫若的题词“凯歌百代”。

陈列展览馆里,我们被一幅大型图片和一封家书深深吸引。图片是毛泽东主席1953年4月接见黄继光母亲邓芳芝的动人情景。毛主席紧紧握住邓芳芝的手动情地说:“你失去了一个

武器、保障设备等中蕴含的科学知识。《舰长的一天》是从观察航海天气状况开始的,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巡航,指挥所、驾驶舱、航空舰桥、飞行甲板、机库、动力舱,他都需要逐一巡察。与此同时,舰员们各司其职,在航母上训练、考核、装备维修和保养,返回航母开展学习等,多角度呈现了中国航母背后的科学世界。《出发!去巡航》瞬间点燃我们心中的激情,在沉浸式体验中参与一场保卫“蓝色国土”的军事演习,这场战斗以山东舰巡航发现可疑目标为开端,日常巡航迅速转为战斗准备,驱逐舰、护卫舰、核潜艇、大型补给舰等航母编队成员做好战斗准备,辽宁舰赶来支援,成功将来犯敌人打败,捍卫了祖国的领海安全和我们岁月静好的生活。走完这一趟航母之旅,航母不再是孩子们心中的想象和向往,而是在体验的过程中,跟孩子产生共鸣,唤醒他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。

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“辽宁舰”“山东舰”陆续入列服役,实现了从改建到自建航母的历史性跨越,而如今,“纯平甲板”“电磁弹射”这些前沿科技名词,成为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三艘航母“福建舰”上最激动人心的标志。

儿子,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,他们牺牲得光荣。”

一字一句,铿锵有力,荡气回肠,我的眼眶也早已湿润。

午时,去黄继光故居参观拜谒。黄继光故居位于中江县继光镇继光村境内的黄家湾,几间四川典型的土木结构老宅坐落于此,四周群山环绕,屋后一峰崔嵬。院坝里摆放着坦克、飞机和各型火炮等武器。拾级而上,广场上矗立着黄继光巨大头像,浓眉剑目直视前方,透露着刚毅和勇敢。

此时,我们去广场外边的草坡上采来了几束金黄的山菊花,把它轻轻地放在英雄的雕像面前,恭敬地三鞠躬,然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纪念馆。

军旅情

乔加林

都说三个月的新兵连最苦,我却不一样认为。战友们都刚走出学校,大多是第一次离开父母,班排长都很关心我们这些新兵。部队的生活也比家里好很多,每顿荤素搭配,按时吃饭、休息,定时出操、整理内务,非常有规律。训练是每个军人的必修课,每天都是训练齐步走、正步走、跑步走……

当新兵最紧张的事莫过于紧急集合了。人还在睡梦中,突然听到紧急集合的哨音响了,不许开灯、不许大声说话,一切都要在黑暗中紧张进行。迅速起床穿衣,“三横两竖”打好背包,所有人都要在五分钟内跑到操场集合。因为太紧张,大家常有乱套的时候。我们新兵睡的是通铺,人挨人挤在一起,第一次紧急集合时,大伙儿有穿错衣服的、有找不到鞋的、有摸不着背包绳的,甚至还有穿反裤子的,真是洋相百出。有一次,我赶到操场后,来不及喘口气就开始跑步,跑着跑着,匆忙打好的背包绳子竟然散了,无奈之下,只好夹起被子跟着队伍跑,别提有多狼狈了。跑步回来,天也亮了,大家看看彼此,忍不住你笑我,我笑你。

训练三个月后,战友们便陆续继续地被分配走了。我们是工程兵,驻地周围到处是拔地而起的大山,可谓是千姿百态。我们连,主要负责清理其他连队打坑道时洒落的碎石,24小时三班倒,体力消耗很大,夜里会加一次餐,每周六还会聚餐一次。初来时,不少北方战友们都不适应大山里的和生活习惯,尤其以辣为主的饭菜,着实让我们头疼了很久。

湖南是革命老区,这里的群众非常爱护部队,军民一家亲!一次,我被抽去支农,为当地群众插秧。稻田里,有一位跟我年纪相仿的青年人喊:“小哥哥,来,咱们比赛,看谁插得快!”我出生在平原,从小到大只和麦茬豆、豆茬麦打交道,肯定比不过人家。加上我又怕稻田里的蚂蟥和水蛇,时不时还得低头看看稻田里游的是不是水蛇、腿上有没有蚂蟥,不一会儿就被甩下了一大截。那青年躬腰插秧,十分专注,左手娴熟分秧,右手像鸡啄米似地插秧。为了面子,我也顾不上水蛇和蚂蟥了,在后面拼命地追,累得大汗淋漓,气喘吁吁也追不上……

在部队十多年,我最难过、流泪最多的就是每年的退伍季。每当《驼铃》歌声响起,想想在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战友就要离开我们,离开军营踏上归途,那朝夕相处的每一瞬、那情同手足的每一幕都让我心生感慨,无法控制感情。终于,也到了我和部队说再见的那一天。伴着歌声和眼泪,我将军旅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装进了行囊。

岁月流转,我离开部队一晃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。虽然军旅生活已成往事,但它是一种难忘的情怀,是一种留恋与守望,是一往无前的力量源泉,永远深深珍藏在我内心深处。我忘不掉“抗洪抢险”结束时,百姓们手捧鲜花、鸡蛋,热情高喊“解放军万岁、人民子弟兵万岁”的热情。我更忘不掉手足情深的战友情,它像一壶陈年老酒,日子越久情越浓,虽然天各一方,但永远割不断彼此的牵挂。

弟弟打来长途电话,开口就说万一不行了。起因是上厕所摔倒,后脑勺着地,导致血管破裂,医院直接称脑死亡,现正在重症监护室插管,只等他的女儿、女婿、外孙赶回来,见最后一面。

万一是我的战友,老家某人保财险公司的副总,正值年富力强,怎么竟以这种方式先行一步呢。妻说,是那个文质彬彬的胖娃吧,老山前线写诗歌的记者?我垂头丧气地说,是的。

1989年1月,我奉调云南前线作战。一个月后,撰写的一条战地构工消息,在成都军区政治部《战旗报》报眼位置刊发。师政治部某领导见报后,主动来科里找我,说他们办有油印小报,欢迎我给他们赐稿。领导还说,他们编辑部有个记者叫万一,写过报告文学《大校除夕上老山》,发表在《西南军事文学》上,小伙子好像是我的老乡。

因为领导介绍,因为那份油印小报,我认识了万一。

见面一交谈,才知道万一是我同年入伍的战友,且是同县乡亲。那是雨季的某一天,在万一的小房间里,我们神侃。他盘腿坐在行军床上,中等个儿,长袖白衬衣,紧紧扎进肥大的绿军裤,头发有点长,油亮。他面皮白净,胖乎乎的脸上有些婴儿肥,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变

战友

罗毅

色近视眼镜。他是见面熟,也或许是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。万一与我,一见如故。

他给我看他写的诗。我对诗歌兴趣不大,反倒对信笺上的钢笔字产生了兴趣。蓝墨水写就的钢笔字,漂亮、潇洒,龙飞凤舞,如一个风流倜傥的少年,跃然纸上。我真心夸奖了几句。他却不接招,你是军官,夸奖我士兵,没意思哈。他一边说,一边打算留我吃饭。我说算了,来日方长,吃什么饭呢。

在云南省麻栗坡县落水洞那个小山村里,我与万一就这样相识。通过他的“关照”,我在那份油印小报上,“发表”过几篇军事小论文,报道过工兵作战保障的几则消息。很快,轮战结束。我们把阵地交给守备部队,班师回营。

回到内地后,我到政治部办公大楼找过万一三次。第一次是从他厚厚的影集中,要了几张战报发表过后的照片底稿,留作纪念。第二次是因为要办理军官证,请他介绍宣传科的干

事,为我照登记照。第三次,有点不好意思讲出口。咳咳,还是坦白吧。

一天,我去新华书店买书,与人发生了口角,对方用当地土话骂我。我怒气冲天找到正在办公室看书的万一,告知此事。万一听闻,腾地站起来,卷起衣袖说,走,喊几个老乡,去找他。我却很快心虚了,赶紧说要不得,事情说说就完了。万一见状,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,你这么小点胆子啊。我冷静地说,这不是胆子大小的问题。

半年以后,万一退伍。由于在作战期间的良好表现,他荣立了二等战功。回到入伍地,按国家政策,也按照他的专业特长,分配在县广播站做编辑。但是很快,他却跳槽到了保险公司。数年后,我回家探亲,与战友相聚。酒桌上,多少带有责备的意思,说万一兄你不该放弃自己的文学爱好。万一略有醉意,你老先生可是少校军官,什么都有保障,饱汉不知饿汉饥。我要养家糊口,只晓得孔方兄才是真的。闻听此言,我只能尴尬地笑笑。

后来才知道,是人家保险公司看上了万一的写作特长。再后来,听说他组建了家庭,有了女儿。再再后来,我们终究没有再见面。没料到,突然听到他老兄的名字,却是这样的噩耗……

